

蓬山童訊錄初刻下

屋廬子

樓霞
李景煌

反點〇

頌此數句無非反諷處作

且疑其所見者爲不必見也烏乎喜且疑其所不見者爲可以見

其懷於函丈之地。屋廬子之信盡子非一日。知弟者莫計聞亦知帥者莫若弟。久已無疑心。故於所有疑者而不疑焉。於孟子之

與前反正相應布局精當

所見者信其爲當見也。烏乎不喜於孟子之所不見者。信其爲不當見也。烏乎不喜。且不疑其所不見者爲不必見也。烏乎不喜。且不疑其所不見者爲可以見也。烏乎不喜。卽變同而見不見有異也。此中必有義焉。可於此而得其義也。又烏乎不喜。喜矣哉不禁振振有詞也。

看題獨有見解氣壯神流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屋廬子喜

機霞李逢

門入於大賢之所爲而不能已於喜焉夫人視爲無可喜者惟孟子見與不見之際也而屋廬子不然共喜也殆有不能自己者乎且學者目傳而文苟能發教者不言之意謂非師之所喜者乎夫因言而起教者之心則師長之忻幸誠不能已因事而動學者之感則弟子之歡欣亦不自剗蓋嘗於屋廬子見之夫屋廬子之在門也行事不少見此之詩也以其疑孟子見季子不見儲子也夫見季子則季子之喜可知矣不見儲子則儲子之不喜可想而知矣雖然其喜不喜何足論吾意學孟子者於此當必謂可以化拘牽

之見者在此事也可以啓發通之識者在此事也有不喜形眉睫者乎然而以好河傳者有鬻章未聞其怡然喜也以好辨問者有公都子未聞其歡然喜也以爲政見者有樂正子亦未聞其歎然憂也惟是屋處子者識其事於井而不覺解其顧於外大抵吾人之舉師也不第留心於語言聞舉動之間其不拘一轍者無往非其慧眼教思之所存持樞以輕心則已淡然忘之矣而喜何有焉且不獨熟察天目前卽先後之間其子人不測者亦無非至理之所寓特守以恭目則已隨在執之矣而喜何生焉今觀屋處乎使其於孟之云東不見之際而漠然思之視教者之所爲無與於已安知不跟上買反土相生

行官止

忽然以自處而不謂其於此有幸心焉。想彼於偏觀盡識之餘雖未能換然於心要。目見治然於色盡其主。懷永益之心於此一喜見之矣。柳使屋廬子於孟子。見與不見之間而臨在孰之將帥。早之所爲。暗歛於已。亦祇爲澹渙以自安。而不意其於此有歡心焉。以彼當參同考異之會。惟心急欲其子。然故色不覺往。欣然著其善體師教之意。又於此一喜傳之矣。蓋意是廬子之心。誠不能不有所疑也。也不能不有所悟也。夫惟疑之而不能釋。故其喜以生亦惟悟之而不能通。故其毒以見此一喜也。不可知屋廬子之爲學。有非反問所可此者乎。進觀其言則其喜詎非無故矣。

以錄上爲注下着題既得用筆亦活

卷而文王

黃縣趙廷燦

轉念周王若未可第論其德也夫文王之德固隆矣然由對之全盛聽念之豈可第以德論哉曉丑意請竟言王齊之易而子引文王以相衡蓋第知文王有文王之德耳天以德論文王文王何恃孰思而不專以德論文王文王尤當曲說至其情七雄並時之世無文王而一統未改之秋有文王也尺地皆紂有一民皆紂臣斯時也覽其幅員依然四方正域之幅員也爲天子守土者合大共小球而一致況其父那事之文王舊其服籍依然也民亦弛之厥舊也爲天子治民者統川牧侯伯而無他矧其爲正敬之文王而

舌於此乃不能不適切夫文王且不能不實核夫文王夙行二甫者文王也化被六州者文王也然而修和既久之文王已井次命雨新之文王尚使四十餘國之離叛已筆於執簡爭立之年則文王之爲文王必有不僅明極作命訓化服作常訓者夫何夙焉西

鳴郊飼鯀魚東燬也則文王正湛遙溯也讓感虞芮有文王也仁撫昆夷者文王也然而洛西可歟之文王又非岐山用享之文王

向使三分有二之規模已開於克戎作役之日則文王之爲文王

必有不僅化密爲王道始伐崇爲王道成者夫何西方榛美雉見

南國葵甘也則文王固宜實核也所可厭者穆穆之文王暨實之

文王百有其德化耳苟無文王之德化卽令受命爲伯觀此商邑
之異異亦不過如邠侯商圉邠侯亞圉同旣有殷之外而可愚而
未可之無者其惟文王乎所可恃者丕顯之文之烏勤之文主獨
有其德政耳苟無文王之德政卽令作邑於豐對此殷土之节臣
或未必如遷幽之公劉遷岐之古公堪爲成周之烈祖可恃而未
可驟王者有如文王乎文王猶方百里起其致王範能易若反手
哉

清光大來此爐火純青侯也

不外有文王想也以

看來盡是青水大夾出處大都青剝此

十一

雖無文王

招遠劉鵠敬

有不恃乎周王者。不妨設言其無焉。夫文王可以勵豪傑而豪傑
實不恃乎文王也。雖無文王豈足爲豪傑乎。且自古旣往惟
有追蹤乎古人者。始能心契乎古人。此相需所以甚殷也。乃有時
相需甚殷者。相遇若不妨。或疎非果可疎也。其心本於古人疎斯
不能不賴乎古人。其心本不與古人疎。反不必深賴乎古人。則雖
謂古人不作亦可也。士以豪傑稱是固曰以及王爲景仰者也是
如題而且氣微而
雙句均題氣味深、
固口以文王爲儀型者也。夫以文王爲景仰必時置一文王於意
中。而後取法。不遠夙夜。惟得其精神。則無時不作。有文王想也。以

一比以地時分得歸

也甫立天骨森開張

山東立天會縣開元

詩三百以風賦興